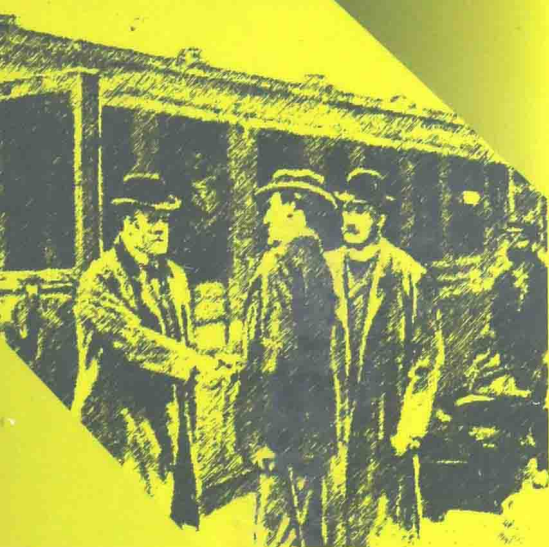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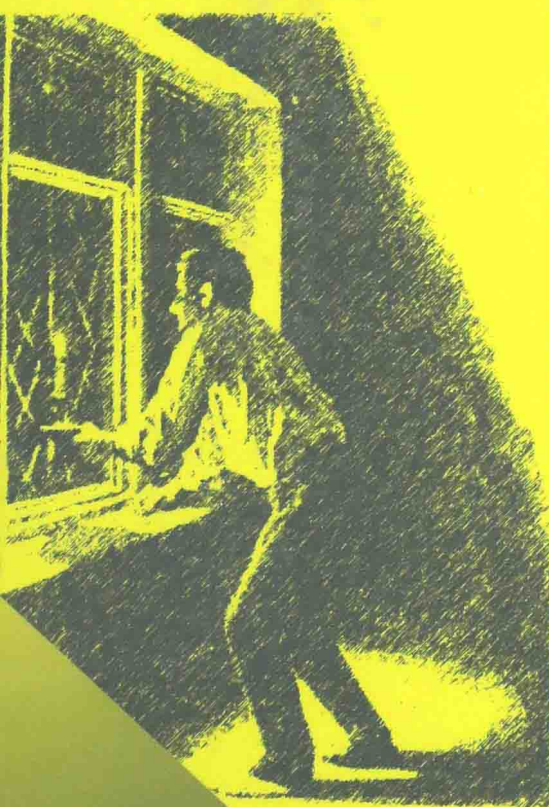




福尔摩斯 探案全集



疑案追踪

Conan Doyle, A.

柯南·道尔 著

李龙珠 主编



大象出版社

福尔摩斯

探案全集

译审：胡冬宁 赵国鑫 刘肇鹏 赵景民
翻译：陈先贵 张利新 佟光耀 王芳
石宏丽 张微 吕桂兰 郭树良
赵金萍 赵贵山 罗伟 臧健
李杰 石宏强 石爱林 李亦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疑案追踪/(英)柯南·道尔(Conan Doyle, A.)著;
李龙珠主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12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ISBN 978-7-5347-7946-6

I.①疑… II.①柯… ②李… III.①侦探小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IV.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97185 号



出版人 王刘纯
责任编辑 邵培松
实习编辑 刘丽娜
责任校对 牛志远
美术编辑 张帆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开元路 16 号 邮政编码 450044)

发行科 0371-63863551 总编室 0371-63863572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洛阳和众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9

字 数 184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洛阳市高新区丰华路三号

邮政编码 471003

电话 0379-64606268

目 录



1	「克威尔庄园的猎犬
1	第二章 意外的纪念品
8	第三章 巴斯克威尔的魔咒
16	第三章 疑案
25	第四章 亨利·巴斯克威尔爵士
35	第五章 三条中断的线索
44	第六章 巴斯克威尔庄园
53	第七章 梅丽彼宅邸的斯泰普顿兄妹



65

第八章 华生的第一份报告

70

第九章 华生的第二份报告
——荒野灯光

83

第十章 华生医生日记摘录

92

第十一章 山岗上的人

102

第十二章 荒野惨剧

112

第十三章 设网

122

第十四章 巴斯克威尔庄园的猎犬

132

第十五章 回顾

巴斯克威尔庄园的猎犬



第一章 意外的纪念品

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坐在早餐桌前。他除了有时整晚不睡外，早上一向起得很晚。我站在壁炉前面的地毯上，拿起我们的客人前一天晚上遗忘的手杖。那是一根精美而粗壮的手杖，顶端是球根状的，是用槟榔屿产的一种木料制作的。手杖的顶端下方有一个宽约2.5厘米的银箍，上面刻着：“赠詹姆士·莫提默医生。来自C. C. H的朋友们赠。1884年。”这东西像是过去全科医生手里经常拿着的那种庄重、结实、实用的手杖。

“华生，你对这根手杖有何看法啊？”

福尔摩斯背对着我坐着，没想到我摆弄手杖的事被他发现了。

“你怎么知道我在做什么，难道你的后脑勺长了眼睛吗？”

“至少我的面前放着一把擦得很亮的镀银咖啡壶，”他说，“但是，不管怎么说，华生，告诉我，对这位客人留下的手杖你怎么看？很遗憾他已经走了，我们也不知道他的职业，那这个意外得到的纪念品就是很重要的线索了。现在你已经研究了他的手杖，那么你给我描述一下手杖的主人吧。”

“我认为，”我尽量模仿我的同伴的方法进行推理，“根据有人送他这样的纪念品表达敬意，可以推知莫提默先生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功成名就的、德高望重的医生。”

“好！”福尔摩斯说，“好极了！”

“我还认为他很可能是一位经常徒步出诊的乡村医生。”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这个手杖，虽然它曾经很精美，但现在破损严重，我不认为一个城市医生还会再拿着它。手杖底部的厚铁包头已经磨损很严重了，很明显他拄着这根手杖走了很多路。”

“听起来合情合理。”福尔摩斯说。

“另外，那上面刻着‘C. C. H 的朋友们赠’。我猜这可能是个猎人（英文：hunter）的组织。这位医生可能给当地的猎人组织成员做过手术，因此他们送给他一根手杖表达谢意。”

“真的，华生，你进步很大呀。”福尔摩斯说着往后推了推椅子，点了一根香烟。“我要说，在你尽心尽力地评述我那些小小的成就时，你已经习惯了低估自己的能力了。或许你本身没有发出耀眼的光芒，但你却传导了光芒。有些本身没有天赋的人却有着激发天赋的能力。我承认，我亲爱的朋友，我欠你太多了。”

我从没听他说过这么多好听的话，但我必须承认他的话让我非常高兴，因为我对他的推理方法很崇拜，但是他对此总是漠然视之，这让我很伤自尊。令我骄傲的是现在我掌握了他的方法并可以运用了，还赢得了他的赞许。现在他从我手中拿过那根手杖，用眼睛仔细观察了几分钟，然后放下他的香烟，手杖似乎勾起了他的兴趣。他把手杖拿到窗前，用放大镜又一次仔细观察。

“很简单，但很有趣，”说着他坐回到他最喜欢的椅子上。“当然手杖上至少有一两个地方可以说明问题。你说出了一些基本的信息，不过还有几处遗漏。”

“我漏掉了什么呢？”我有些自以为是地问道，“我相信我没有漏掉任何细节。”

“亲爱的华生，恐怕你得出的大部分结论都是错误的。坦白地说，是你帮助了我，我的意思是在纠正你的错误时，我得出了真相。你对此事的判断也不是完全错误的。这个人的确是一名乡村医生，而且走过很多路。”

“那么说，我说对了。”

“仅此而已。”

“但那已经是全部的事实了。”

“不，不，亲爱的华生——绝不是全部。我还可以说，比如这个礼物更有可能是来自一个医院而不是一个猎人组织，因为两个大写字母 C 是放在医院（英文：hospital）的开头字母 H 之前，那么很自然会让人想到‘查林十字医院’（Charing Cross Hospital）。”

“也许你是对的。”

“很可能。如果我们以此作为有效假设的话，那么我们对这位陌生的访客就会有全新的判断了。”



他把手杖拿到窗前,又用放大镜仔细观察。

“好吧,我们假设‘C. C. H’确实代表查林十字医院,那么我们能进一步推出什么呢?”

“难道推测不出任何东西吗?既然你已经掌握了我的方法,那么就运用吧!”

“我只能想到最明显的结论,这个人在去乡下之前曾经在城里行医。”

“我觉得我们或许可以更大胆地进一步设想。在什么场合他得到的这个纪念品?是什么时候他的朋友们聚到一起送给他这个美好祝福的呢?很明显是在莫提默先生离开医院打算自己开业行医的时候。我们知道有过这样一次赠送礼物的行动,而且我们相信他曾经离开城市到乡间开业行医。那么我们推测他是在这次转变发生时收到这个礼物的,这么推理还算合理吧?”

“看来十分合理。”

“现在,你可能看得出来,他不可能是医院的正式员工,因为只有在伦敦行医经验丰富的人才在这家医院谋得一个职位,而这样的医生是不会跑到乡村去的。那么他是干什么的呢?如果他在医院工作过而又不是医院的正式职工,那么他很有可能只是一个住院医师,地位也就比医学院高年级学生高一点儿。从手杖上刻着的时间来看,他是5年前离开的。因此你把他描绘成一个可敬的、上了年纪的全科医生就不太合理了。亲爱的华生,我对这个年轻人的描述是:不到30岁,和蔼可亲,胸无大志,行事马虎,还养了一只爱犬,那只狗大概比小猎犬大一点儿而比獒犬小一点儿。”

我怀疑地笑了起来,而歇洛克·福尔摩斯则靠在椅子上向天花板吐着摇晃的小烟圈。

“至于后一部分,我无从验证你是否正确,”我说,“但是至少不难验证这个人的年龄和职业等几个细节。”我从书架上拿下一本医学名录,查找这个医生的名字,里面有好几个叫莫提默的医生,但只有一个有可能是我们的这位访客。我大声地读出他的档案。

“詹姆士·莫提默,1882年毕业于皇家外科医学院,德文郡达特姆尔镇格林蓬村人士。1882年至1884年在查林十字医院任住院外科医师。因著有《疾病是否隔代遗传》一文,获得比较病理学的杰克逊奖。瑞典病理学协会的通讯会员。著有《几种畸形症的隔代遗传》(1882年发表于《柳叶刀》期刊)和《我们在前进吗》(1883年3月发表于《心理学》期刊)。任格林蓬村、索斯利村和哈巴罗村的教区卫生官。”

“华生,并没有提到当地的猎人会呀,”福尔摩斯带着嘲讽的微笑说,“但是你说得没错,他的确是一个乡村医生,我认为我的推断相当合乎情理。至于对他的形容,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应该是和蔼可亲,胸无大志,行事马虎。根据我的经验,只有和蔼可亲的人才能收到纪念品,只有胸无大志的人才会放弃伦敦的事业跑到乡村去,只有马马虎虎的人才会落下他的手杖,并且在你房间等待一个小时,走时

也不留下名片。”

“那狗呢？”

“那条狗习惯于叼着手杖跟在主人身后。因为手杖很重，所以狗得紧紧地叼着它的中间，你可以很清楚地看见牙印。看看狗的下颌，牙印之间的距离对于小猎犬来说太宽，而对于獒犬来说又太窄。也许——哦，没错，就是一只卷毛的西班牙猎犬。”

他说话的时候站起身来在屋里踱着步，走到凹进去的窗户前停下来。他的语气如此坚定，我不由抬起头，惊奇地看着他。

“亲爱的朋友，你怎么可能这么确定呢？”

“原因很简单，我看见了那只狗已经在我们大门口了，还听到狗的主人按门铃的声音。不要走，求你了，华生。他是你的同行，你在场的话或许会对我有帮助。华生，当你听着台阶上脚步声正走向你的时候，你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那是命运中极富戏剧性的时刻。詹姆士·莫提默医生想找犯罪问题专家歇洛克·福尔摩斯做什么呢？请进！”

这位客人的外表令我大吃一惊，因为我本以为他是一位典型的乡村医生的形象。他瘦瘦高高，鹰钩鼻子，两只敏锐而呈灰色的眼睛距离很近，在那副镶着金边的眼镜后面闪闪发光。他穿着职业装，但有些邋遢，因为上衣有些脏，裤子也已磨损。尽管年轻，他修长的后背已经弯了，他走路的时候头向前探着，带着医生常有的和善。进到屋里以后，他的目光落到了福尔摩斯手里拿着的手杖上，然后兴奋地跑过去。“我太高兴了，”他喊道，“我不敢确定是把它忘在这儿了还是忘在船运公司了。我宁可失去整个世界，也不能失去这手杖。”

“是一个纪念品吧？”福尔摩斯说。

“是的，先生。”

“查林十字医院的人赠送的？”

“是我结婚的时候，那里的几个朋友送的。”

“哦，天哪！太糟糕了！”福尔摩斯摇着头说。

莫提默医生透过眼镜片惊奇地眨着眼睛。“为什么说糟糕？”

“只因为推翻了我们俩刚才的几个小推断。你说是在你的婚礼上收到的，是吗？”

“是的，先生。我结婚了，因此离开了医院，希望独立开业行医。有个自己的家是很必要的。”

“嗯，嗯，毕竟我们没有完全错，”福尔摩斯说，“那么现在，詹姆士·莫提默医生——”

“一个卑微的执业医师。”

“而且显而易见，是一位思维缜密的人。”



他的目光落在手杖上。

“科学的业余爱好者。福尔摩斯先生,学海无涯,我只是海岸上的一个拾贝者。我想我是在跟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讲话,而不是和——”

“哦,没错,这位是我的朋友华生医生。”

“很高兴见到您,先生。我常常听到有人说起您的时候也提到您的这位朋友。福尔摩斯先生,我对您的长相非常感兴趣。我真想不到有人会有这么长的头骨和这么大的额头。如果您不反对,我真想用手摸一下您的头。在能得到您真人头骨之前,您头骨的模型将成为每个人类学博物馆的标本。我不是在讽刺您,我真的非常羡慕您的这个脑袋。”

歇洛克·福尔摩斯示意来客坐下。“看得出来,你很痴迷于思考自己专业方面的问题,先生,就像我对待我的专业一样,”福尔摩斯说,“我观察了你的食指,发现你是自己卷烟抽的人。不要有顾虑,点一支吧。”

这个人掏出纸和烟叶,把烟叶放在纸里迅速地旋转,动作之敏捷令人吃惊。他长长的手指就像昆虫的触角一样。

福尔摩斯保持沉默,但从他投向那人的目光,我看得出他对我们这位古怪来客产生了兴趣。

“先生,您昨天晚上和今天两次来访,令我感到荣幸,”最后福尔摩斯终于开口了,“但我想您此行的目的应该不只是鉴赏我的头骨吧?”

“不是的,先生,虽然我很高兴有机会这样做。福尔摩斯先生,我来找您,是因为我发现我是个没用的人,因为我突然遇到一件严重的特殊事件。我承认,您是欧洲第二高明的专家——”

“是吗?那么请问谁有幸排第一呢?”福尔摩斯冷冷地问。

“就精确的科学思维来讲,法国刑事学家贝迪永成绩斐然。”

“那么你去请教他岂不更好吗?”

“先生,我是说精确的科学思维。但就处理实际案件而言,众所周知没人能比得上您。先生,我不会是无意间——”

“一点点罢了,”福尔摩斯说,“莫提默医生,请简单明了地告诉我问题到底是什么,你希望我如何帮你,而不是说些不着边际的话,这对你来说应该是更明智的做法。”

第二章 巴斯克威尔的魔咒

“我的衣袋里有一份手稿。”詹姆士·莫提默医生说。

“您一进屋我就发现了。”福尔摩斯说。

“是一份旧的手稿。”

“18 世纪早期的手稿，否则就是伪造的了。”

“您怎么知道的，先生？”

“在您说话的时候，您的手稿露出了几厘米，我已经研究过了。如果对手稿的日期判断误差超过十几年的话，那我就不是专家了。您可能读过我写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据我判断，这篇手稿应该是 1730 年左右写的。”

“确切时间是 1742 年。”莫提默医生把手稿从前胸衣袋里掏出来。“这个家庭文件是查尔斯·巴斯克威尔爵士委托我保管的。三个月前他突然惨死，在德文郡引起了轩然大波。可以说，我是他的朋友也是他的私人保健医生。先生，他是个坚强的人，精明、实际，跟我一样缺乏想象力。他很看重这份文件，对于发生在他身上的这种结局，他早有思想准备。”

福尔摩斯伸手接过硬稿，把他平摊在膝盖上。

“你可以看得出来，华生，信中交替使用长 s 和短 s。这是我判断文件书写日期的特征之一。”

从他的肩头看过去，我看见一张发黄褪色的手稿。开头写着“巴斯克威尔庄园，”下面是几个潦草的大数字“1742”。

“看起来好像是叙述什么事情似的。”

“是的，叙述的是流传在巴斯克威尔家族的一个传说。”

“但是我认为您来找我是因为一些现在发生的更实际的问题。”

“是现在发生的最实际、最紧迫的事，因为我必须在 24 小时之内做出决定。虽然手稿很短却与此事密切相关。如果您允许的话，我给您读一下。”

福尔摩斯靠在他的椅子上，十指指尖相对，闭着眼睛，带着一种悉听尊便的样子。莫提默医生把手稿对着灯光，大声地用嘶哑的嗓音朗读起来，这是个古老而奇特的故事：

“关于巴斯克威尔庄园的猎犬有许多不同的说法，然而作为胡戈·巴斯克威尔的直系后代，我是从我父亲那里听说的这个故事，而我父亲也是从他的父亲那里听

说的,我把它记下来,是因为我确信,事情就是像我叙述的那样发生的。我要让你们知道,儿子们,正义能够惩罚罪孽,也可以最仁慈地原谅它。犯下了罪过,只要真心祈祷悔过,一定能得到宽恕。听了这个故事,你们不要因前辈们得到的报应而恐惧,只要记得将来小心谨慎就好了,以免前辈们的悲剧在后代人身上重演。

“据说那是在17世纪英国内战期间(我诚挚地推荐你们认真读一读知识渊博的克拉兰顿勋爵关于那段历史的叙述),当时这座巴斯克威尔庄园归胡戈所有。不可否认,他是一个粗俗野蛮、无视上帝的人。事实上,如果只是这样的话,他的邻居们尚可原谅他,因为在这个地方宗教从没有繁荣过。但他的狂妄、冷酷让他的名字在西部家喻户晓。碰巧胡戈爱上了(如果邪恶的情欲也可以被冠冕堂皇地称之为爱的话)巴斯克威尔庄园附近一个农户的女儿。但这位少女小心谨慎,名声很好,总是躲着他,因为他那邪恶的名字让她害怕。有一年的米迦勒节,胡戈知道少女的父亲和哥哥都不在家,就带着五六个无所事事的混混偷偷潜入农舍抢走了那个少女。他们把少女带回庄园以后,把她关在楼上的小屋子里,胡戈和他的朋友们坐下来狂饮。姑娘听到从楼上传来的疯狂叫喊和不堪入耳的粗话。据说胡戈喝醉的时候,说的那些话连上天都要惩罚他。最后,在极度恐惧之下,姑娘做出了连最勇敢的、最灵活的男人都难以做到的事:她攀着覆盖整个南墙的常春藤(现在南墙仍被常春藤覆盖),从顶层爬下来,穿过荒野向家跑去,庄园和她家之间有近15公里的路。

“碰巧过了不一会儿,胡戈离开他的客人去拿食物和水——更糟糕的是——他突然走向被他囚禁的少女,结果发现人去楼空。然后,他像发了疯的魔鬼一样冲到楼下的大厅,掀翻了桌子,杯盘酒壶散落一地。他在所有的朋友面前大喊,今天晚上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追回那个村姑。这群饮酒狂欢的人被胡戈的狂怒惊呆了,这时一个喝得烂醉的混蛋说他们应该放猎犬出去追。听他这么一说,胡戈就冲出房子,让他的马夫牵马备鞍,并放出所有的猎犬。他又拿出一块儿女孩的手绢让猎犬们闻,然后他把这群猎犬赶了出去,它们在月光下嚎叫着向荒野狂奔。

“好一阵子,那些狂欢的混混们都愣在那里,目瞪口呆,不知道胡戈要干什么。但不一会儿他们就缓过神儿来,明白他要去荒野。整个大厅一阵骚乱,有人找手枪,有人找马,有人还要带一瓶酒。但最后他们疯狂的头脑恢复了一点理智,然后13个醉鬼都骑上马追了上去。他们在明亮的月光下骑马飞奔,这条路是女孩儿回自己家的必经之路。

“他们奔了两公里左右,在荒野中遇到一位晚归的牧羊人,他们喊着问他看见他们要追的女孩。据说这个人当时吓得几乎说不出话,但最后他说确实看到一位悲伤的少女,一群猎犬在后面追她。‘但我看见的还不止这些,’他说,‘我还看到胡戈·巴斯克威尔骑着黑马经过,还有一只大得可怕的猎犬不声不响地跟在他后面。上帝保佑,可别让这样的猎犬跟着我呀。’这群醉汉骂了牧羊人一顿后,又



一只大得可怕的猎犬不声不响地跟在他后面。

骑马向前奔去。但不一会儿，他们就被吓出一身冷汗，因为他们看到那匹胡戈的黑马跑过来，口吐白沫，缰绳拖在身后，马鞍上是空的。因为极度的恐惧，这群醉汉骑着马聚拢在一起，继续前进。如果当时只有他们中的一个人在场的话，他早就调头逃跑了。就这样他们慢慢地骑马向前走着，最后他们找到了那群猎犬。这群素以凶猛著称的良种猎犬，现在却挤在一个山谷的边上，发出哀鸣。有一些猎犬逃跑了，其余的则瞪大了眼睛往山谷里张望。

“这群人停下来，你可以猜得到，现在他们比刚出发的时候清醒多了。他们大多数人都都不肯往前走了，但有三个最胆大的人，也许也是喝得最多的人，向谷底走去。山谷通向一处开阔地，那里矗立着两块巨大的石头，这石头现在还看得见，不知是哪个被遗忘的先民立在那里的。月光把这块空地照得清清楚楚，空地中间躺着那个可怜的少女，她是从上面跌落下来摔倒在这里的，由于极度的恐惧和精疲力竭已经死了。但让三个鲁莽的醉汉汗毛倒立的不是女孩的尸体，也不是旁边胡戈的尸体，而是一只巨大的黑色的怪兽，它外形像猎犬，但是比我们见过的任何一只猎犬都要大。他们看见那东西在撕咬胡戈的喉咙，这时那个怪兽流着口水满眼怒火地看着这三个人。他们被吓得尖叫起来，赶紧骑马逃命，到了荒野还在尖叫。据说，他们三人中有一个当晚就因为看见那个怪物被吓死了，另外两个也一直疯疯癫癫。

“故事就是这样的，我的儿子们。据说从那以后，那只猎犬就苦苦地折磨着我们这个家族。我之所以要把它写下来，是因为清清楚楚地知道真相要比听传言去猜测好得多。无可否认，我们家族中很多成员去世时都很惨，突然死去，血腥而神秘。然而，也许无比仁慈的上帝会保佑我们，他不会永远惩罚我们无辜的笃信上帝的后人。上天保佑，我的儿子们啊，我劝你们一定要避免在黑夜里恶魔嚣张的时候穿过荒野。

“这是老巴斯克威尔先生当年写给他儿子罗杰和约翰的信，并特别叮嘱不要让他们的女儿伊莉莎白知道此事。”

当莫提默医生读完这个怪异的故事以后，他把眼镜向上推到脑门上，然后盯着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福尔摩斯则打了个哈欠，把烟蒂扔进炉火里。

“讲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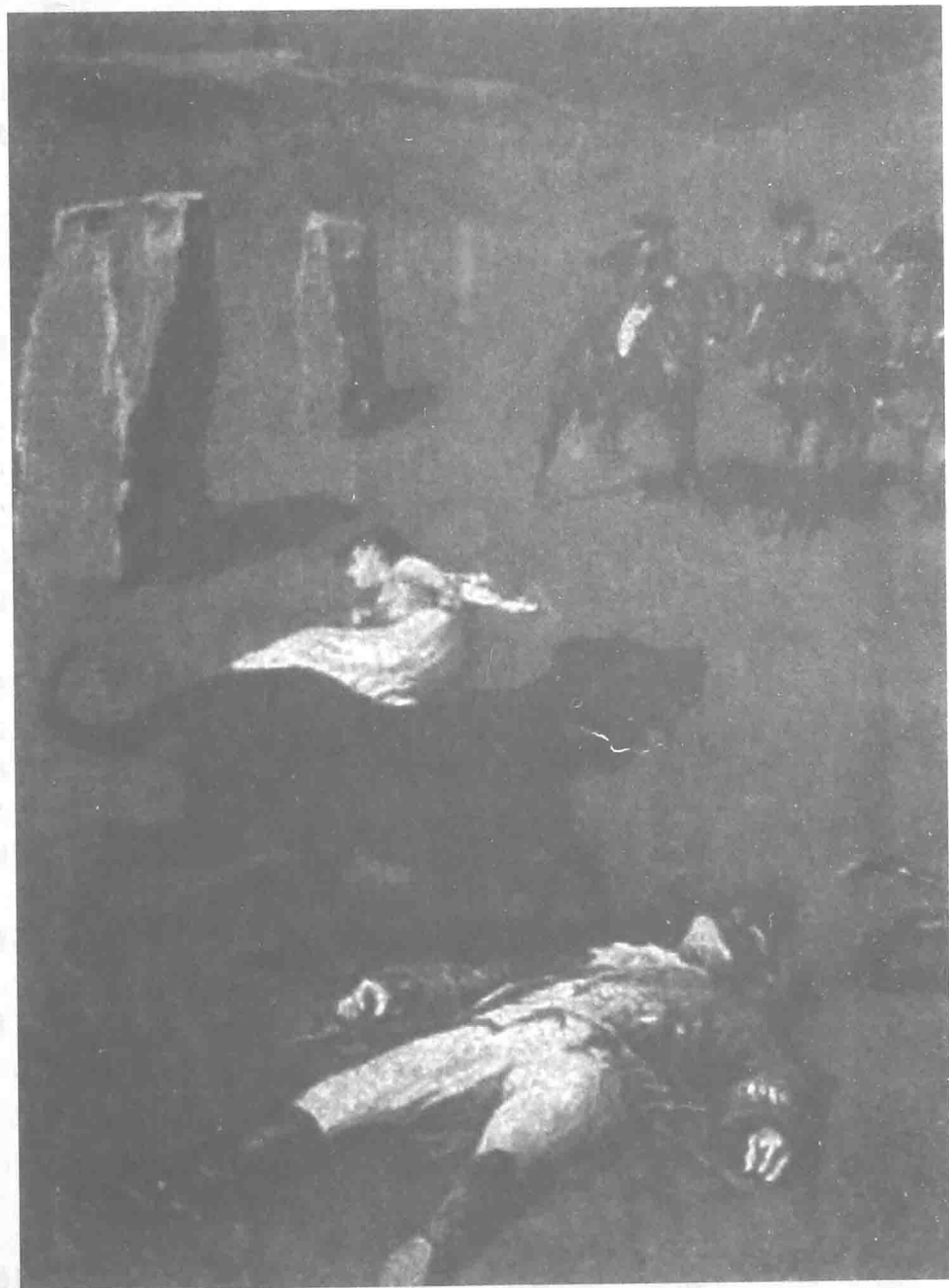
“您不觉得很有趣吗？”

“喜欢童话故事的人会觉得很有趣。”

莫提默医生从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着的报纸。

“现在，福尔摩斯先生，我就给您看一件最近发生的事。这是今年5月14日的《德文郡纪事报》。上面简要报道了几天前发生的查尔斯·巴斯克威尔爵士死亡案。”

我的朋友向前倾了一下身体，神情也开始有一点专注起来。我们的这位访客



那东西在撕咬胡戈的喉咙。